

從經濟資源上觀察日本作戰力量

從日本輸出的病態說到抵制日貨

長期戰與日本經濟力的強韌性

日本經濟的作戰力果是強韌嗎

日本財政經濟的依賴性

日本的經濟能持久作戰？

世界知識戰時叢刊之四

日本經濟能否持久作戰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鄭森禹

主編者 金仲華

發行者 生活書店

漢口：交通路六十三號

廣州：漢民北路五十號

重慶：武庫街二十一號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西安：長沙成都梧州

桂林：貴陽昆明蘭州

宜昌：萬縣衡陽六安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月初版(漢)

目次

一	從經濟資源上觀察日本作戰力量·····	一
二	從日本輸出的病態說到抵制日貨·····	四
三	長期戰與日本經濟力的強韌性·····	二七
四	日本經濟的作戰力果是強韌嗎·····	五二
五	日本財政經濟的依賴性·····	七三

從經濟資源上觀察日本作戰力量

在比較中日作戰力量的時候，大家都會說：中國在各方面都強過日本，但武器一項則中國比日本差得多。是的，我們承認，日本軍火的力量確比中國高，然而其實，就連這一點優勢，日本也未必能够保持下去。我們對日作戰是廣汎的長期戰，是消耗戰，戰爭一持久，敵人的作戰力就會一天遞減一天。飛機、坦克、軍艦、大砲、子彈、火藥……它們決不是憑空掉下來的；它們必須出鋼、鐵、煤、石油、棉花以及各種金屬非金屬的礦物，各種燃料，各種化學原料等等來製成，來推動，來輸送。沒有這些東西，誰有「點石成金」的本領呢！

顯然，日本正缺乏這些東西，日本原料資源的貧乏，早已成爲不可掩飾的事實。

英國歐脫萊(Freda Utley)在「泥足之日本」(Japan's Feet of Clay)一書裏說：「日

本不顧到它自己國內原料的貧乏，竟在世界跋扈，直無異叫泥土之足去支撐千鈞的重担，一動就會立刻傾覆。」蘇聯學者約翰塔賓二氏在他們合著的「當日本作戰的時候」一書裏也說：「日本縱使把大多數人民驅作餓殍，也依然不能湊集起大戰所必需的一切資源；最後它將不得不變做外國財政上的俘虜，其結果是喪失國家的獨立。」

歐脫萊氏說日本一動就會立刻傾覆，這誠然有些過火，因為日本對於戰爭的確有着相當準備的；然而，我們終不能否認日本經濟的脆弱性。據二十世紀資源調查委員會（Twentieth Century Fund's Research Committee）調查各國軍力後報告：主要軍事力量是以人力、工廠、煤、生鐵、石油、硝酸、鹽、硫磺、銅這些東西為基礎；但非常重要的兩種原料——生鐵和煤油，日本偏是特別缺乏。又據著名的「原料戰略論」作者哀美尼氏的說法，戰爭所必不可省的原料，主要大致有下列二十二種：

煤 鐵 石油 銅 鉛 硝酸鹽 硫磺 棉花 鋁 亞鉛 橡皮 錳 鎳

錳 錫 羊毛 鉀 鈉 磷酸鹽 錫 水銀 雲母

哀美尼氏又以這些東西爲基礎，調查列強在戰時原料自給能力，據說美國只橡皮一大半，及若干鉻、錫、磷酸鹽須依靠輸入；英國也只磷酸鹽、鉀的絕大部份及棉花、鎂的三四成，石油的二成要靠輸入；蘇聯在上述二十二種物品中僅缺五六種。最貧乏的是德、意、日，德國有十八種，意日各有十四、五種不够自給，日本連半自給的也很少。

鐵在軍需地位上的重要，是用不到多來說明的，只要看「戰爭依靠鐵和油」這一句成語，就可以明白了。日本鐵產實在覺得太可憐，據萬國地質學會估計，日本鐵鑛的埋藏量只五千六百萬噸，佔世界總藏量百之〇・二一，其中含鐵重二千八百萬噸，佔世界總量百分之〇・二三。又據日本地質學會調查，日本內地鐵鑛埋藏量計一萬萬另一百九十五萬噸，含鐵量四千另三十二萬噸，朝鮮的埋藏量則在一千萬噸左右。以上兩種估計相差相當的遠，但縱使我們承認後者是可靠的，也依然不够用得狠。舉去年（一九二六年）爲例，鐵的用額爲三百八十萬噸，其中採取日本內地和朝鮮的，約

只一百萬噸，餘二百八十萬噸——三分之二以上是靠中國、馬來半島、菲列賓及澳洲方面輸入的。據說今年（一九三七年）預定川鐵五百萬噸，除加緊國內生產外，三分之二以上仍舊靠輸入；目前侵略戰爭擴大，雖普通消費將被強制減少，但軍械的製造，設備及消耗等必會大大增加，以後鐵的需求量當然也須加多，日本當局又有所謂鋼鐵增產計劃，打算一九四一年把它完成，那時每年當需鐵一千萬噸，如果單由日本自己的力量來應付，那末，縱使順利地可以隨心開掘，四五年也就完了。雖然有人說朝鮮潛在的埋藏量可達三萬萬噸，但含鐵量非常貧弱，開採又談何容易，何況這種估計是靠不住的。要之，日本鋼鐵的飢饉，在戰爭前途上將成爲極端嚴重的問題。

除了鐵，日本其他軍需的金屬原料大都很貧乏，銅的埋藏量（約一萬五千萬噸）和產量還算比較多的，但每年仍須輸入不少，去年十二萬六千噸消費額中，約有七萬八千噸是由國外（主要是美國）輸入的。鉛的自給力只有十分之一，亞鉛二分之一，錫四分之一，鋁和鎳差不多完全不能自給；此外，軍需必要品的合金材料，如

鐵、鎳、鎢、鎳、鎢、鈷等各種，日本當然也是非常缺乏。隨着軍需製造的擴張，這些原料品的恐慌，必將一天加強一天。

其次，我們說到日本的動力資源。日本煤的埋藏量當然不及美、蘇、德、英和中國等，但倒還差強人意。據調查，日本內地藏煤量約六十二萬八千萬公噸，朝鮮、南庫頁島、台灣、十九萬九千五百萬公噸，合計約八十二萬七千餘萬公噸。最近的產額，大約年達四千萬公噸左右，百分之九十可以自給。不過，由於軍需工業之不斷的擴張，煤的消費量是日益增大着的，據日本煤業聯合會調查最近五年間日本國內煤的需用量增加情形如次：

一九三一年	(單位千噸)	二九、四三四
一九三二年		二九、五七二
一九三三年		三四、九六一
一九三四年		三九、六〇七
一九三五年		四一、一四五

一九三六年（推定）

四四、四〇〇

從一九三二年的二千九百餘萬噸增至一九三六年的四千四百餘萬噸；此後跟着侵略戰爭的擴大，煤的需要量當然還須增大，因此，煤荒的襲來，乃是必然的事實。

同時，我們更須注意的，日本煤產多爲瀝青煤，揮發的成分太多（平均約四〇—四五%，）不能獲得良好的骸炭（即所謂焦煤。）所以，關於冶金用的，尤其製鐵業用的煤，就不得不大部分依靠外來的輸入了。這顯然也是日本燃料問題之一。

動力資源中更重要的還有石油，這是各種運輸的原動力，所以有「保有石油便是保有國力」的老話。日本石油貧乏到極點，根據地質上考察，在日本國內是找不到大油田。我們只要看十年來原油產量始終沒有多大的進步（一九二六年一百五十七萬石——一日石約合中國一・八石——一九三五年一百九十八萬石，一九三六年包括台灣二百二十三萬石，）可以想見前途也是沒有希望的。

一面產量不能增進；但一面消費量却日益擴大，計一九二六年日本原油輸入爲八

千六百萬加侖，一九三五年達三萬四千四百萬加侖，約激增四倍；同時，一九三五年之重油及揮發油等的輸入爲五千九百九十萬箱（每箱約九加侖半，）約比十年前增大五倍。

概括的說，日本石油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能自給的，一九三六年爲了石油而向海外流出的金額，達一萬七千二百萬圓。

戰事一擴大，日本陸軍海軍飛機隊、汽車及各種運輸上所需要的石油量，據專家估計恐怕要達六百五十萬至七百五十萬公噸。就如一般人所說，日本目前已預先儲藏好了一百幾十萬公噸。但相差還是很遠，怎樣解決這樣嚴重的石油恐慌，正爲日本當局日夜所焦慮着；把「石油國策」當做特別重要，乃絕非偶然。是的，所謂「代用燃料」如煤的低溫乾溜，油母頁岩製油，天然瓦斯以及甘蔗高粱等植物油的探求和研究，正在加緊地進行着，而且確已獲得部分的成功；但這些究竟太屬勉強，更是救不來急。

日本鋼鐵資源動力資源等的貧乏既如前述；接着，進而來看它的化學資源和纖維

原料吧。

化學原料不僅在一般工業用途上很重要，而對於製造火藥毒氣等，尤屬不可缺少。日本硫黃產額相當豐富，肥田粉、蘇打類氯氣等也有自給趨勢，這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不過，生產費却較昂貴。至於其他如工業鹽、樹膠、酒精、礆石、油脂、紙漿等，則大多不能應付戰爭的需要；尤其最主要的工業鹽，消費多而生產少。據說製造毒氣和火藥等，都須用鹽素做基本原料，毒瓦斯更其少不了鹽，從工業鹽可提取苛性蘇打和氯氣，統計日本年需工業用鹽約一百餘萬噸，百分之八十左右須依靠輸入，其中從意屬索謀利蘭來的最多，其次則為埃及，關東州等。上次意阿戰爭時，索謀利蘭來鹽中斷。曾引起一度的恐慌。

纖維原料在軍需上直接間接也有很密切的關係，但主要纖維原料如棉花、羊毛、麻類等，日本多感缺乏。譬如棉花，日本國內差不多毫無出產，全須依賴美國、印度、中國方面輸入進去的，纖維原料引起恐慌時，不僅將摧毀日本輕工業的基礎，且

因棉花等爲製造火藥基本原料之故，對於軍需工業也有莫大的影響。

現在要說到日本的糧食資源了。日本人民主要的食品是米（約佔百分之六十）麥、魚類、肉類、大豆、甘薯及其他雜糧；其中魚肉等類在貧苦階級是很少享受的，且往往以大豆、甘薯、雜糧代替米麥。據調查，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五年間，日本平均每年產米量爲八百九十萬噸，小麥二百萬噸，大麥一百萬噸，豆類五十萬噸，獲魚二百廿五萬至三百萬噸。這些數量在平時也不够消費，所以不得不仰賴外面的輸入，每年約計價值二萬萬元至三萬萬元。其中米的來源差不多全屬朝鮮和台灣，這雖然表示了日本帝國裏面的自給，但要知道，這些是從殖民地人民口中強奪過來的，殖民地人民是在吃低賤的他種糧食，或者餓肚子。據統計所得，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平均，和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平均相比，朝鮮米的生產總額只增百分之二五，而對日本內地輸出，却增加到百分之三百，可見殖民地的糧食，是怎樣地被統治的帝國主義所掠奪了。

實際上日本糧食生產是逐年在跌落着，據一九三二年日本帝國統計年報載，一九二二年日本種稻面積爲三、一一五、〇〇〇公頃，產額一〇九、四八六公升；一九三一年種稻面積雖稍見擴大，達三、二二二、〇〇〇公頃，但產額反下跌至九九、六〇三公升。這主要大概由於生產關係的不合理所致。地主向農民過度剝削，農民是沒有方法把土地好好耕種起來；同時，日本農民所領有的、租有的土地，是非常分散，不能實行大規模的機械耕種，生產力也使無法增大。再則，最近許多土地逐漸被改種跟農業不相關的工業原料品了，這就減少生產糧食的面積。

侵略戰爭擴大之後，許多體格較強的農民必然要被帶到前綫去送死；農村優秀人口既然減少，耕作一定要受大大的影響，糧食恐慌將會越發加強。軍隊餓肚打不來仗，人民餓肚子則維持不下後方秩序，整個社會的動亂，是可能從這裏燃發出來的。

漢尼甘氏(Frank C. Hanighen)在其所著「日本是否可以不顧制裁」(Could Japan Defy Sanctions)一文(載一九三六年九月號“Asia”)裏，曾把日本的煤和糧食，也

列入全部可以自給，這是有討論的餘地的。實際上如我們前面所說，煤仍須一部分依靠輸入；糧食的自給本也非常勉強，據估計，日本目前存糧約計二千五百餘萬日石，還吃不到三個月；至於新的生產，據上月二十八日東京朝日新聞載稱：本年度日本全國稻作收穫，依照農林省調查，因受災害之故，較去年度減少三分之一，僅六千萬石，因此民食大受影響，戰爭發生後，食糧匱乏頻繁，已經引起社會極度的不安。

跟着戰事的展開，日本原料恐慌和糧食恐慌顯然日益嚴重起來。日本帝國主義統治階級裏也全知道這些，他們是正在企圖運用各種法寶來彌縫它。彌縫的手段似乎可以歸納爲三項：即（一）儘可能開發國內殘存的資源和尋覓代用品；（二）加緊向其已有的殖民地和中國方面榨取；（三）設法向國外去購買和賒借來作補充。

但第一項由於先天不足以及種種矛盾的制肘，顯然很難有多大的發展，第二項確實在加緊榨取着，然而最理想的「滿洲資源」却因過去財閥跟軍閥間的矛盾，缺乏合作，以及不甘願做亡國奴的東北人始終在堅強鬥爭，致「秩序」無法恢復，各種資濟

很難好好地開發，跟着我國抗戰的展開，我們相信關外同胞是決不會讓敵人安靜地在我們領土上隨便掠取資源的。同樣，華北雖已有大半淪入敵手，可是我們英勇的戰士散佈在每個角落，敵人要在這裏立穩腳跟，那恐怕不大可能吧。連德國報紙「漢堡外國人報」也這樣說：「日本要在華北取得充分棉花、羊毛、鐵、砂及其他各種原料，縱使戰爭獲勝，也必須俟之若干年之後。中國人民痛恨日本的心理日益增加，日本所感受的困難，也必隨之而增。何況日本財力有限，那有充分的資金來開發華北資源。」當然，部分的掠取是不可避免的，但到底解決不了它的需要。第三項向各國去購買和賒借怎樣呢？是的，在歐洲方面，它至少有二個難兄難弟，但是這二個難兄難弟却跟它一樣窮，況且能否真實幫忙也還是有問題。向美國，向英國，向法國，向蘇聯，向南洋、澳洲去尋出路嗎？這在在都要錢，沒有錢，誰能够信任它。而且照眼前情勢觀察，即使有錢恐怕也難以隨心買到；經濟制裁的聲浪已經遍布了全球。國聯已經建議會員國應避免採取一切足以減少中國抵抗力的行動，美總統也已正式聲明應共同制

止侵略，英法蘇各國也都先後響應，所以只要我們能够更堅決地抗戰，國聯或各國之聯合行動，至少關於對日經濟制裁，是很可能正式實施的，民衆的力量更偉大，以英國爲首，英美法蘇南洋澳洲印度等各國民衆反日抵貨運動的劇烈，真是如火如荼，這不僅限於言論上的鼓吹，且多已見之實行。香港塞文萊號英籍船員甯願坐牢而拒絕裝運貨物赴日，這是最先的正義的鐘聲；接着，有荷屬東印度各埠取銷日貨定單達七千萬日圓，澳洲首邑阿特萊特城（一向對日貿易很盛）工商聯合會施行抵制日貨，紐西蘭船港工人拒絕將可供日本用於對華作戰的物品搬運登船，諸如此類，舉不勝舉。尤其使我們感奮的是工人團體，上述海港工人不給運貨，則縱使一部分沒良心的資本家願意助紂爲虐，也難以如願以償的。要之，日本帝國主義是已經遭遇着「自己的貨物沒有人要，別人的貨物買不到」之雙重痛苦。正像歐美各報所說，這跟中國抗戰配合起來，足制侵略主義者的死命。

所以，日本要從海外解決原料恐慌和糧食恐慌，是很難辦到的。

從日本輸出的病態說到抵制日貨

一 日本怎樣獲取原料資源和軍用品

日本原料的貧乏，已是大家周知的事情；那末，日本究竟用了什麼方法，去經常地獲取這些資源呢？顯然，每年廿萬萬圓以上的輸入額（原料品始終占一大半，如合原料品、原料用製品及粗製食料品，則在八成以上，）要全部或大部分用現金去支付，是不可能的；它必須依靠輸出貿易——在日本則是超常例的用傾銷（主要是纖維工業製造品）方式來抵充，雖然全部抵充仍不可能（每年仍有數千萬圓的入超），但畢竟可算解決這一難題了。再明白的說，日本主要是依靠着紡織物、絲、和其他低廉的工業製造品的對外傾銷，以獲取其侵略上必需的原料資源和各種軍需用品。